沅江文史资料

第一辑目录

国民党十四兵团起义投诚前后……郭学儒（1）
回忆孙中山先生二、三事……张　农（15）
国民党考试院改组和戴传贤之死……孙清斋（17）

沅江工商界迎解前后……吴道生（22）
接收沅江县……郭玉琢（26）
沅江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始末……文炳南（30）

抗日时期的国民党驻沅部队及其抗日活动…刘剑秋（34）
湖南交警起义的回忆……刘杞荣（41）

沅江县第一中学沿革……周　实（45）
沅江商立沅英小学……潘维屏（79）

中国基督教信义会湘中总会沅江公会概况…祖国光（81）
沅江沦陷期间见闻录……吴卫中（84）
日寇罪行目睹记……潘维屏（87）

人物传记五篇……鲁　邹（91）
　蔡　杰……（91）
　熊　珊……（93）
　李伏波……（95）
　海印禅师……（99）
　巨人姑娘曾金莲……（10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人物传记两篇……傅作舟（105）
我尊敬的邓安国老师……（105）
民族罪人李润阁……（107）

争夺湖洲案例四则……刘长生（111）
场倪二姓争夺谢家塞的悲剧……（111）
刘汪二姓争夺鹅公渡械斗纪实……（115）
忠党、合作两农场在柴下洲的争夺……（118）
陈熙珊与龚懋西在官塘洲的争夺战……（119）

建国前沅江的金融……熊　鉴（122）

南大膳商会简史……杨柳西（126）
沅江县城商业史话（片断）……李锡卿（128）
沅江牙行史话……彭迪祥（131）
妙手回春的好郎中……郑南勋（134）

洞庭风土小志……曹建璋（137）
沅江麻香糕……县商业局供稿（142）
沅江湘莲……吴道生（144）
沅江柑桔……吴道生（146）
几种常销易霉商品的保管方法……吴国祥（149）
渔业经营知识浅忆……李盛根（151）
六十年屠宰经验谈……肖晓坤（156）

从军回忆……谢正才（159）
忆沅江菜农示威游行始末……刘剑秋（163）

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沅江县三十年大事记
……邓企华（165）

国民党十四兵团起义投诚前后

郭学儒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蒋军十四兵团服役；解放战争前夕，调兵团司令部参谋处任少校作战参谋，后又调兵团随军学校教导总队，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兼第九中队重兵器队长。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司令部各直属单位在四川安顺场作城下之盟，遂随部起义投诚。

十四兵团辖七十九、二十六、一二三、一二四等四个军。直属兵团司令部的有政治部，后勤部，野战医院，通讯、工兵、炮兵团，电台，警卫一、二团，教导、政训两个总队，参谋、副官、军需、军械、军法、秘书等处和军官大队等十数个单位。这支蒋军嫡系部队，兵力满员，美式装备，训练有素，能征惯战，号称十万大军，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司令长官宋希濂将军，参谋长彭励和大部分军官，曾于一九四二年在云南怒江、高黎贡山一带，率部痛击日寇，建立了不少功勋，受到人民的称赞。可是在三年内战中，他们积极反共，因而被人民解放军以小米加步枪打得焦头烂额，似落花流水，作鸟兽散。有的作了城下之盟，投诚起义；有的顽固不化，作了俘虏；有的沙场饮弹，作了古人；还有一小撮，奔往印度边境，出逃未遂被歼。真有“十万雄兵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之叹。

宣昌败退　背进恩施

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在华北的嫡系部队，遭到全歼；淮海战役结束，蒋王朝面临彻底崩溃瓦解的前夕。原驻湖南常

德、临澧一带的国民党军十四兵团司令部及其所部，这时奉命驻扎宜昌桃花山童家花园，担负沙市至宜昌、秭归一带江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确保大西南安全，达到蒋介石所谓"划江而治，备战谋和"的战略目的。当时一二三军担任自沙市至江陵、太平口、江口、宜都一带江防，七十九军担任自宜昌市至南津关、香溪、秭归一带江防，与人民解放军对峙于后港十里铺、川心店、鸦雀岭、宜昌、黄陵庙、香溪之线。两军对峙，小型战斗常有发生。蒋军间常吊炮，虚张声势，特别于各渡口，严格盘查，气氛很是紧张。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子夜起，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分兵三路强渡长江。二十三日解放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五月十四日，第四野战军在团风至武家地段南渡长江，十六日、十七日解放武汉三镇。至此渡江战役全部结束，蒋介石"划江而治"的阴谋彻底破产。八月初，程潜和陈明仁在长沙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白崇禧所部三十余万人，分驻在衡阳、宝庆、邵阳、耒阳、永兴、邵阳一带，随时有向广西方面撤退的可能；人民解放军向沙市、宜昌及秭归一带的后港、川心店、十里铺、鸦雀岭、宜昌、黄陵庙、香溪之线，不断增援，重兵指向沙市、宜昌。这些因素的出现和发展，给蒋占区部队带来了莫大的威胁，使之极端的惶恐和不安。沙市、宜昌等市区，气氛非常紧张，大部分市民，都作了疏散的准备。多数商店闭市，仅少数店予营业。一日三市，都以银元交易，国民党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金圆券、银圆券，早成废纸。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在极端惶恐之际，人们都在猜测、预料，桃花山的外围，即南津关、香溪之线，以及沙市、宜昌秭归一带，将有大型的激战。

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八月十四日的凌晨，人民解放军集中绝对优势之兵力，佯攻宜都江口一带，实际主攻重点指向

宜昌和南津关（因为十四兵团总司令部驻扎在南津关东南端的桃花山）。这里是一片丘陵地带，人民解放军运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采取从首脑机关开刀，内外线配合的办法，其便衣侦探早已潜入宜昌县城和其他小市镇，其小分队早已穿插过了蒋军前沿阵地步兵一、二线，达到了南津关以南地区，潜伏在附近的小山头上。拂晓前，开始炮战。与此同时，七十九军暂六师某团团部，已被解放军便衣人员解决，团长临阵逃脱，副团长和团部作战、情报军官，都被生擒俘虏（美化编制，团部设作战情报军官，代旧编之团附）。一、二线的步兵阵地，遭到人民解放军重火力的摧毁，虽筑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工事，仍伤亡惨重，加以各师团情况互不明了，各个小山头上都间有奇袭的枪声。这些都使蒋军官兵无心恋战，因此，前沿阵地一触即溃。

接着，一、二线的官兵，惊慌失措，丢盔弃甲，拚命后窜，因此打乱了蒋军全盘战略部署，军部、师部也只得随着后撤，秩序极为混乱。人民解放军突破一点，即分向纵深横广扩张战果，跟踪尾击。总司令部措手不及，只得把警卫二团、工兵团急摆在桃花山前沿一线，阻击人民解放军的追兵，激战约一小时许，才进入沉寂局面。

沙市、宜都、秭归等方面的守军，亦遭到沉重打击，均后撤长江边沿。总司令部鉴于背水战斗，形势不利，命令各部即行撤退，南渡长江。这样，半年多来经营的江防部署，就此弃置。总司令部和各直属单位，向湖北恩施撤退，教导总队亦随总司令部作战部背进恩施。

八月的江南，正值炎热的季节，持续着三十多度的气温。我所率领的随军学校教导总队第三大队，随兵团司令部行军。这些入伍不久的青年学生，文质彬彬，很少有赳赳武夫的气概。特别是沙市、宜昌方面招收的学生，因留恋故乡和其他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种原因，还有开小差逃跑的。刚买来的骡马，未经训练，一驮上重机关枪、迫击炮和笨重的通讯器材，就很不驯服，沿途出了不少事故。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好容易才到达了湖北恩施。兵团司令部及其直属单位，驻在丁字坝、小坝、宣恩等地，兵团所属各部，除一二三军张绍勋部留在大庸、桑植外，其余均先后达到防地。原打算在恩施稍事休整，谁知立足未稳，人民解放军即乘胜尾追而来。人民解放军兵分水陆两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直指西南。水路追兵，缴获了十四兵团的几艘美制登陆艇，溯江而上，经三峡、秭归，直指四川之巴东；陆路追兵，亦从宜、沙渡江，跟踪尾击。两军对峙于渔洋关、五峰、招来河、红岩寺、茅田一带，为时月余。

瞻前顾后　坐失良机

一九四九年十月，人民解放军又发起了全面攻势，固守渔洋关、五峰、招来河、红岩寺、茅田等方面的七十九和一二四军的一部，均受重挫，先后放弃阵地，向贵州之龚滩转移，集结于四川之綦江、沪州、宜宾一线，企图与罗广文部配合，以屏障川东，阻止人民解放军向西南的进军。这样，十四兵团火线长达数百里，且山地崎岖，补给困难，特别是通讯往往联络不上，形成各自为战的局面，因而多被各个击破。斯时，军心摇动，士无斗志。下级军官和士兵，大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认为反正共产党优待俘虏，胜败与己无关；中级军官（指营、团长）脑子里都很明白大势已去，觉得原来还有半壁山河，现在只有西南一个角落了，大有朝不保夕之虞。纵观整个局势，国民党的崩溃，蒋家王朝的覆灭，决非人力可以挽救得了的。而十四兵团，只有投诚起义，才是唯一出路，否则将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早在一九四九年的二月，国民党元老程潜老先生来常德、

宜昌时，不少官兵就曾这样的猜想，程老先生是来策动宋将军起义的。因为宋希濂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时，程老是孙中山先生大本营的军政部长，程和宋关系密切。眼下程反蒋已露端倪，如果宋将军与程老先生联合举事，是顺应军情与民心的。然而程老先生住不多久便走了，大概宋将军举棋未定，乃至宜昌失守，败走恩施。

第二次机会是在一九四九年国民党的“双十国庆”时，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派谭老震林、张老奚若前来恩施，敦促宋希濂率部起义。谭老在“国庆”大典上讲话完毕后，宋曾带头振臂高呼“向共产党学习，向共产党看齐”的口号，会场上鼓掌声经久不息，口号声响彻云霄。会后有黄埔军校毕业的几个同学，联名向宋上书，建议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起义投诚，前程幸甚，否则堪虞。当时到会的全体官兵都怀着庆幸的心情，到处议论，盼望宋希濂起义投诚。可是谭、张二老走后，起义之事也就悄无声息了。

自此之后，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特别是在睡觉之前，对宋不率部起义想得很多很多。起义好，还是不起义好，起义后共产党又怎样对待我们？诸如此类的问题萦绕脑际。我反复思考，总认为十四兵团是一再失去了良机，实在太可惜了。

而宋也并非没有明智的时候。张治中老先生任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去北京前夕，宋曾去看望他，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这个仗打不下去了！”后又与其大哥宋仁楚商量，要去香港找李济深老先生谋求出路，因故不克。这些都说明宋并非无偃戈之意。

诚然，宋氏率部起义，自有他的难处，一则蒋介石待他不错，委以重任，背之在感情上似乎有点过不去；二则蒋以保护家小为由，早已将宋将军的五个儿女送往台湾，实则是作为人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率部起义，其决心是很难下的。回

前，蒋军三面受敌，岌岌可危，若宋将军审时度势，能及时举事，尚不为晚。由于决策人物仍纹丝未动，我们这些中下级军官，明知大势已去，也只得随遇而安，听其自然了。又由于宋将军治兵严格，平易近人，待人诚恳，我也心甘情愿率领自己的部队跟着他走。

固守四川　稳定云南

固守四川，稳定云南，确保这个唯一可以直接与国外联系、争取外援的反攻战略要地，这是蒋介石多年来所经营的川滇计划。蒋介石曾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身分召集西南的高级将领张群、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宋希濂、胡宗南、罗广文、郭汝瑰等开军事会议，再三强调了这一战略部署。当时，在四川外围的国民党军队有宋希濂、罗广文、胡宗南、郭汝瑰等部，蒋介石企图凭藉四川天险，拒人民解放军于川境之外，并拟以陇南、陕南为决战场所，打一场大规模的陇陕战役，与人民解放军决一雌雄。为此，在国民党蒋军内部大造舆论，要求作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

斯时，新中国已宣告建立，人民解放军向西南的进军，如秋风扫落叶，国民党军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哪里还有反攻之力？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蒋介石从台北飞抵重庆，顷接贵阳放弃，秀山失守，人民解放军迫近彭水的消息。十五日，蒋经国衔命去前线视察，途经南川白马大山时，沿途见从前线败退下来的部队，秩序极为混乱，溃不成军。呜呼！大吹大擂的陇陕战役的腹案早已成为泡影。蒋经国在江口遇见了宋希濂和陈克非，即传达他父亲的命令，要他们速派有力部队固守乌江。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蔡总队长会后回来，召集营团以上军官会议，进行传达。谓蒋总统抵重庆，

蒋经国来前线视察，命令拟以乌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向西南的进军。

乌江布防阻击，由七十九军担负。乌江河防由茶山关起，包括白涛镇、江口镇、羊角镇及其他大小渡口十余处，河防全长达二百余华里。一九三四年，红四兵团北上抗日时，曾在这里进行过强渡。这一带河水很深，流速湍急，虽有某些险要，但非军事上必争之地，权作缓敌行动，是可暂时利用的。况事前未曾修筑永久性或半永久性工事，是很容易突破而进行强渡的。两军对峙乌江，日来无什么变化。七十九军日夜修筑防御工事；人民解放军赶制竹筏，佯作强渡，实际是以少数部队牵制蒋军，每天多次喊话作政治攻心，而大部队却绕道涪陵、酒店之线，对南川进行迂迴包围。此时，兵团司令部对解放军的行动有所察觉，为免腹背受敌，即由龚滩、武隆后撤，经水江、南川、綦江、白沙等地直达合江、泸州之线，教导总队担负司令部外围警戒任务，直接投入了战斗行列。我所率领的三大队是特种兵大队，包括工兵、通讯、重机枪、迫击炮四个中队，辎重负荷特别大。在进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时，因均系羊肠小道，抬头才见山顶，骡马无法通行，早已弃置，笨重早已丢光，现在重机关枪和迫击炮都必须人力扛抬。同学们体力消耗顶大，稍一不慎就要坠入万丈深渊。这对我的思想压力很大，经再三向师长直接反映，才换上轻武器。

经过几天的强行军，十四兵团司令部到达合江泸州之线。喘息未定，十一月二十五日，罗广文部放弃南川，人民解放军长驱直入，进迫綦江。二十八日，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到达南温泉。七十九军退路被截断，除由九十八师留一个团防守乌江外，其余的部队，均于二十五日前，避过解放军锋芒，绕道撤抵铜梁、大足之线，尽量与兵团的司令部靠近。这样，修了多日的乌江工事，徒劳无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十一月三十日，重庆解放。不几日，安顺相继放弃。蒋介石意欲集中二十六军于自流井、内江之线布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乐山方面的攻势。诏料人民解放军进军神速，自流井当夜不守，内江解放。蒋介石拟迁都西昌，后见大势已去，只得迁台北。其时，胡宗南部先后到达成都平原，宋希濂部之一二四军集结在宜宾、花古、乐德、荣县之线。二十六军摆在威远、高石、水南镇、甘露场一带；七十九军集结在大足、铜梁一带；一二三军在宜昌退却之时，由于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切断归路，尚未归还建制，留在湖南大庸、桑植县一带。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云南卢汉宣布起义，这对四川方面的国民党军宋希濂、胡宗南等部，带来了莫大的威胁。因此，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军心更加动摇。蒋知稳定西南局势已无希望，于是日下午由凤凰山上机，飞返台北。蒋介石飞台之际，又是刘文辉、邓锡侯电告起义之时。在这样风云突变的情况之下，宋希濂、胡宗南处于进退维谷、更加孤立无援的地步，宋只得放弃现有阵地，率部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多年来经营的川滇计划遂成画饼。

饿兵中计　重蹈覆辙

蒋介石逃之夭夭之后，西南局面极端混乱。一些尚未解放的地方，出现无政府状态。帮会、袍哥兴风作浪，到处横行。“你哥子，他兄弟，无袍哥不走路”，这是四川民谣。大併小、强併弱，互相残杀，占山为王。土匪地霸，乘机捣乱，杀人放火，到处抢劫。地方民团，设关把卡，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抱头鼠窜。蒋军的后续部队，遭受帮匪的暗算，有的一个班一个排被缴械。市场关门闭户，十室九空。老乡百姓，逼进深山。无处不闻枪声，无处不见尸体，真是暗

无天日，民不聊生。

自十二月初人民解放军对川东、川南集结的国民党军宋希濂、罗广文、郭汝瑰等部和川北集结的胡宗南部发动攻势以来，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宋部首当其冲，大部分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奇袭。有的被各个击破，有的部分被歼，有的被俘，有的起义投诚，形形色色的遭遇都有。

一二三军在渭南大庸，七十九军在铜梁、大足均作了城下之盟，全部投诚。一二三军军长张绍勋，后解押宁夏去了。二十六军在威远、高石一带被瓦解。而一二四军顾保钰部早奉命沿金沙江奔西昌去了，已脱离了司令部的直接指挥。宋所指挥的十万大军，就这样分崩离析了，仅司令部各直属单位在握。而这些单位大部分都没有战斗力。十二月十一日黄昏，兵团司令部撤离宜宾的离场，经屏山、新市镇向雷波前进。一天一晚的急行军，仅走了一百六十多华里。十三日，改变驻守西昌与胡宗南部联合建立总指挥部的计划，向大渡河方向撤退。这样又得回头转回新市镇，沿沐川、利店的公路向峨边前进。其时，自动离队谋求出路的人为数很多，四川籍的干部士兵几乎全部溜光。在那样的情况下，谁也不会去干涉他们，只能听其自流。蒋军一路上提心吊胆，既要阻击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又要提防已经起义的刘文辉、邓锡侯部之奇袭，更担心彝兵的堵击、截击，真是前后顾虑重重。且大渡河天险，古道多年失修，有些地段徒手还勉强可以通过，重武器、骡马要通过就非常困难。一路峭壁悬崖，山路崎岖难行，官兵无不叫苦。在昼夜兼程的强行军和急行军中，几天几晚仅吃了一点干粮，兵力疲惫已达极点，非战斗减员和自动下去的一天天增多。很多官兵没有鞋穿，脚上打起了水泡、血泡，走路前仆后仰，东倒西歪，狼狈不堪，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了。十二月十六日十一点多，到达大渡河南岸的清溪煤矿。人民解放军放长线钓

大鱼，没有跟踪追击，仅派小分队跟踪我军。我们当时分析，人民解放军可能是战场太广，大兵力、主力部队用于其他方面，或打扫战场去了。六天来没有战斗，部队一到这个煤矿，工人们杀猪宰羊，亲切接待，澡堂一律开放，请官兵洗澡。经过长时间长途跋涉的官兵们，一身汗、一身灰，干干湿湿，身上早已带上了"小兵"（虱子），这意想不到的招待，使大家笑逐颜开。上司的意见，藉以调养体力，消除疲劳，并等待掉队的官兵归队。十七日十点后开早餐，十二点后才陆续出发。谁知这意想不到的招待，竟是人民解放军为了"照顾"蒋介石手下的残兵败将而特设的缓兵之计。开拔的时候，一大队四中队区队长王庆堂同志特地来找我，劝我下去，我才从糊涂中清醒过来。在矿上耽误了一天多行程，河南、河北籍的干部，大部分都弃暗投明了。在我举棋未定时，王亦走上了光明大道。更意想不到的是，人民解放军不但设下了这次招待、还派了个小分队，化装成国民党军插入我们的行军行列，跟着我们一路走。在那样紧张行军备战的情况下，谁也没有注意谁是哪个单位的人员。我们刚一出发，还未理清头绪，人民解放军就开始进攻。司令部的直属单位，陆陆续续前进，部队拉了好几里路长，而宋希濂本人，却还在后卫营后面的一个山头上用望远镜在观察情况。很可能是跟踪我们的小分队，摸清了底细，掌握了宋的行踪。双方一接触，人民解放军进攻的部队就不顾密集的弹雨，一个劲地向宋所在的山头冲锋。冲锋号助威，喊话声助战，眼看前哨阵地丢失，解放军向主阵地运动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宋氏还伫立山头观察。师长蔡时彦跑来，命我亲率一个连反冲锋，交代如果主阵地有失，拿人头见他。我即调全大队步兵轻重机枪，集中火力钳制。并命令迫击炮纵深横广射击，想使解放军抬不起头。我带着直接领导的这个中队的两个区队的同学一百三十余人，以猛虎下山之势发起反冲锋。我

还高呼“同学们，我们是锋芒初试，冲呀！”几分钟的时间，人民解放军撤出了前哨阵地。除我左臂负伤外，同学们个个安全。我下来包扎时，见宋已由四个卫士搀扶，沿着羊肠小道前进了。师长命我率部在原阵地坚守三个小时后，自行撤退归还部队。两人对表后，他便带着部队先行撤退了。三小时之后，我带的中队且战且却，可是解放军小分队这个跟踪的尾巴似磁石一样甩不掉。天黑前我们赶上了大部队。五个多小时的强行军，仅走了四十多华里，行动滞缓，违背了兵贵神速的要求，令人着急，伤口发炎，无法上药，心情实在烦躁。

天已晚了，黑暗笼罩着大地，前面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儿声音，甚至心脏的跳动声都能听到。突然，前面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辨别方位，是大部队前进的方向。不一会儿功夫，大部队骚动了。我分析，这枪声一定是人民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在进行袭击。大部队乱七八糟，好象一窝蜂似的，到处乱窜。前有阻军，后有追兵，处境十分困难。

深夜十一点多钟，接到师部作战指挥部的命令，大意是：一、此地距大渡河渡口三百二十余华里，限十九日凌晨六点前全部到达大渡河渡口安顺场集结；二、胡宗南部已派汽车三百六十辆在大渡河渡口北岸等待，运送我部到小金、理县之线会师。计算时间，只有二十七个小时了，每小时必须走十二华里，还得兵不卸甲，马不停蹄，二十七小时内，半点喘息的余地都没有。

人民解放军在大渡河的北岸，同样以强行军的姿态前进。他们的条件优越，重机枪去架，迫击炮去座，被服不带，轻装行进。并在行动困难的地段，设置油灯照明。兵贵神速，赢得时间就是胜利。结果人民解放军先到，早到两个多小时，将公路截断，控制了汽车，一切安排就绪，只等十四兵团司令部全体官兵的到来。

司令部各单位在这段急行军的过程里，好些单位拉垮了，好些人倒下了。沿途都有疲惫不堪的零星部队，十九日拂晓前陆续到达安顺场的，可说是没有一个完整的队伍了。赶到安顺场时，就处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解放军的迫击炮断断续续地向安顺外围吊炮，喊话声不时传来。军号声伴奏，炮声，喊话声，号声交织在一起，好似欢迎我们。好多官兵默不作声，都以惊异的眼光传递内心的痛苦。原来的希望变成了失望。该怎么办？宋希濂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们，在小声的商讨对策。有几个军校的同学，赤裸裸地向蔡时彦师长提出，情况如此，只有作城下之盟，投诚起义，投靠共产党，才是唯一的出路。宋希濂摇头叹气说："我个人倒不要紧，只是害了部下。"在蔡师长转来的时候，见我们已在架枪架炮，官兵离城十多步远，原地坐下休息，他也没有说话，只是点头表示默许。

弃暗投明　万人大灶

教导总队和司令部好些单位，都把枪炮架得整整齐齐，专候人民解放军前来接收。大渡河水流湍急，除河水冲击岸边的声音外，其他的声音一点也没有。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大概都在作尖锐的思想斗争吧。

这时，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思绪万千。想到自己家里还有年轻的妻子和心爱的唯一的女儿练练，此番投诚，命运如何？能不能与她们见面，共享天伦之乐？想的很多很多。思亲未了，忽然又想起了宋长官"进军小金，与胡宗南会师，必有重赏"的训示，今天被围困，会师已成泡影，顿时不觉一阵辛酸，意乱如麻，十分难过。但是想到蒋家王朝大势已去，朝不保夕，就是小金会了师，迟早还是要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或瓦解的，倒不如早点投靠共产党，或许还有一线希望。想到这里，心潮起伏，不觉又是一阵高兴。后来又觉得此时投诚似乎太

晚，近于顽固，是难以获得共产党宽容的。因此，在思想上又感到极端的痛苦。最后一想，事到如今，只得听天由命，横下一条心，听候共产党处置了。这样一想，我反比以前轻松多了。

八点钟左右，彼岸划过来一艘白木船，装有三个解放军同志，连船夫是六个。靠岸后，司令部的临时代表和他们碰上了头，随即又渡过来少数的解放军指战员。后来才知先过来的是个政委和两个随行人员。不一会儿，政委拿出一张照片，在坐下的队列中来回巡视，反复地走了几趟，最后走到宋希濂面前说："请司令员到重庆去。"宋还是和平时一样，身穿一套士兵棉军服，头戴一顶黄棉军帽，披一件士兵黄棉军大衣，带着他的一个卫士，跟随另一个来员一道走了。

那政委拿着喇叭筒，向原地坐着的官兵准备讲话。当时鸦雀无声，一片肃静，接着一片热烈的鼓掌声，冲破场上的沉静。政委见我们学生总队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轻小伙子，虽经长途跋涉，仍然队列齐整，秩序井然，便找我谈了一会儿话。他了解到这些年轻人是十四兵团司令部随军学校教导总队的学生，非常高兴。他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深明大义，能这样作出处理，投靠共产党，投靠人民，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欢迎大家！"这时场上掌声雷动，情绪十分高涨。停了一会，政委接着又说："教导总队全体官生的精神面貌和严守纪律的作风很好，希望大家向他们学习。现在请各单位的负责同志把队伍整理一下，带到石棉金口河去，那里给大家准备了饭菜，到那里去后，好好休息。请教导总队的全体官兵，走在大队的最后面。"

司令部的高级官员们乘坐汽车出发了，各直属单位的队伍相继出发，大伙都启程后，我们教导总队才开始行动。政委交代二野政治部的一位同志发给我们在场的教导总队的军官每人

一张“起义人员优待证”。这意外的收获，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下午四点多钟达到金口河，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佛寺里。

我们在起义投诚的过程里未响一枪，未发一弹，态度是非常诚恳的。

来到金口河的人员约有三万人上下。共产党气魄大，办事有条不紊。在金口河这样一个小市镇，竟设立起了临时大灶。汽油桶一截两断，代替行军锅，不下百十口，不停地煮饭。打禾的扮桶装饭，二、三十斤重一个的萝卜切片，与大块大块的猪肉一起燉煮，辣子、大蒜作调料十分可口。大家川流不息地轮流开饭，由于放下了包袱，大家都狼吞虎咽，吃得很香。

这篇稿件，是根据我当年在十四兵团工作时所耳闻目睹的事实写的。由于我年事已高，记忆力衰退，且年岁久远，时过境迁，记错记漏之处在所难免，好些人物、地点、时间也不免有些出入，敬希了解真相的人士有所斧正，不胜感激之至。

回忆孙中山先生二、三事

——1956年10月20日在华南农学院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张　农

一、“五四”运动后，孙先生在广州领导革命，号召全国青年学生同志们把力量集中起来。在孙先生的号召下，我赶来了广州，考上了广东农专，继续参加学生运动，特别是高专改大运动。记得我们高专改大运动的全体学生到大元帅府请愿（我是代表之一），孙先生对我们全体学生说：“诸位老弟，志切向学升格的要求，我们革命政府认为是应该的，完全同意首先在广州这个革命城市，创办一个革命的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注：即后来的中山大学），大量培植革命的人才来担当革命的重任，以打倒官僚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完成爱国救国的使命。”

二、孙先生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我是广州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听了宣布）。当时国民党右派人物，反对三大政策，争吵不休，最后提出把联共改为容共。孙先生坚持国民党联合共产党的联共政策。谢持、冯自由、谢英伯等固执己见，只肯容共，不肯联共。孙先生把谢持、冯自由、谢英伯等开除出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

三、孙先生讲演三民主义（在广东大学礼堂，我是参加笔记的一个）。孙先生反复指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它是从开发人民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而达到增加人民生产，提高人民生活的主义；它是要把悬殊贫富的现象彻底消灭的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